

收获
JINSHOU
金收获丛书

蛇为什么会飞

苏童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蛇为什么会飞

苏
童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蛇为什么会飞/苏童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2.3
《金收获丛书》

ISBN7 - 222 - 03420 - X

I. 蛇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1829 号

金收获丛书 HARVEST

蛇为什么会飞 苏童 著

责任编辑 / 瞿洪斌 海 惠

封面设计 / 李 筱

策 划 / 上海收获时代文化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 /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/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/ 650034

印 刷 厂 /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装

开 本 /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/ 9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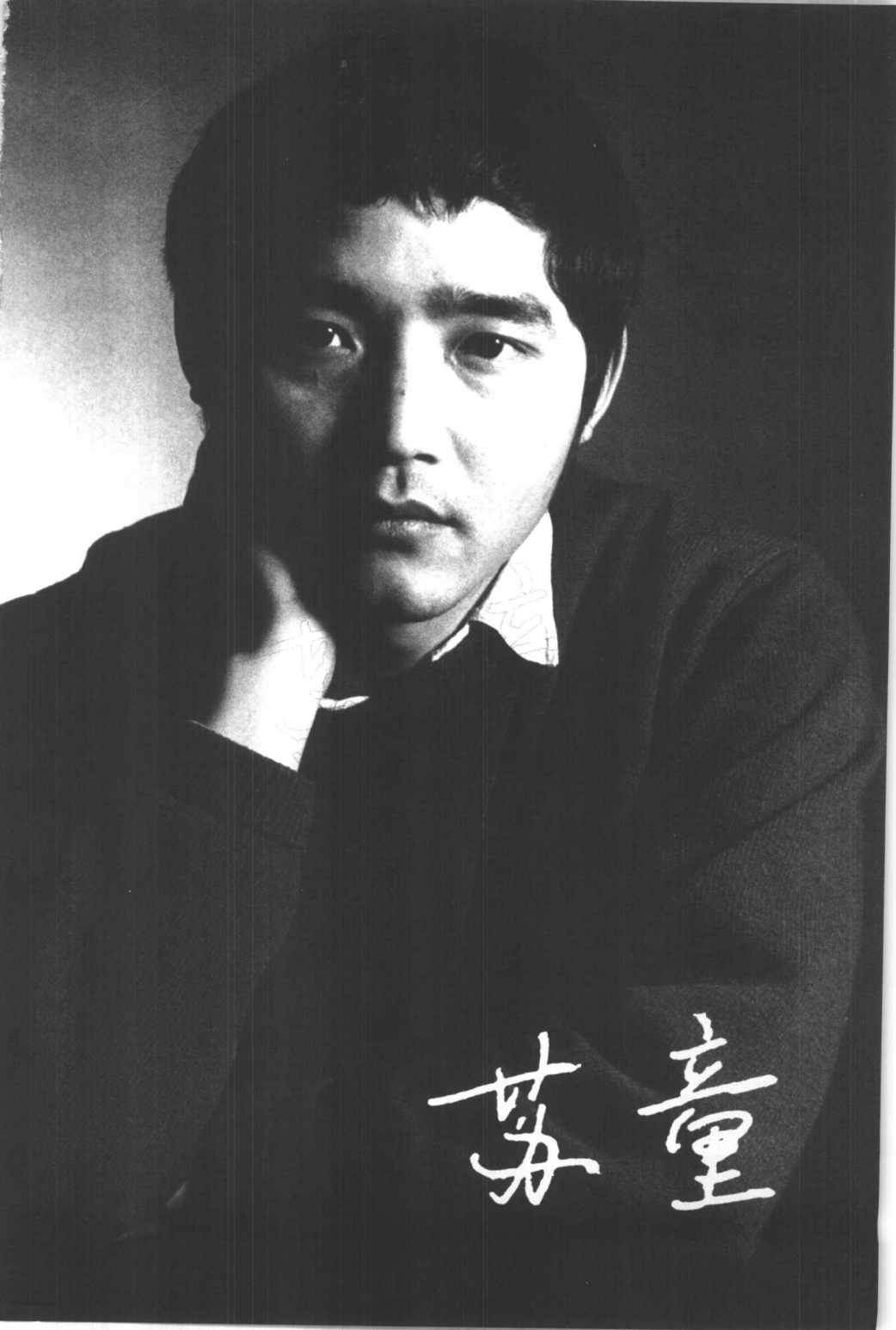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18 万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 /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 - 222 - 03420 - X/I·972

定 价 / 18.00 元



1 蛇为什么会飞

261 后 记

267 访 谈 录



□目 录

蛇为什么会飞

1 金发女孩来到了车站旅社

下午三点零五分，一切都还正常。

太阳朗朗地照在火车站上空，雨骤然停下，憋了一口气，然后更大的雨点便瓢泼而下了。广场上有人举着花花绿绿的雨伞狂奔着，远远望着是那些雨伞在疯狂地奔跑。

一切都还正常，雨虽然下得不近情理，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六月，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进入了梅雨季节，大家都逢雨季，你这里凭什么就是晴天呢？

一切都还正常，只有车站广场上新落成的世纪钟表现仍然反常，几天来世纪钟总是很性急地在两点五十分提前行动，铛。铛。铛。敲三下，钟声热情而奔放，可惜敲早了一些。

广场的管理层曾派人爬到三十米高空，在世纪钟的腹腔里忙碌了一个上午，结果证明修理效果是不理想的，现在是三点零五分，正是火车进站的高峰时刻，所有人的耳朵都关注着车站方面的广播喇叭，世纪钟却訇地敲响了，钟声湮灭了女广播员柔美的声音以及这里那里的雨声，迟到的钟声更为洪亮而清脆，似乎有意在弥补机械设备的过失。可许多国产手表进口手表在人们的手腕上开始窃窃私语了，无数的手表甚至包括行李房里的闹钟都在这里那里批评世纪钟：钟表业的风

光被你独揽在身，可你世纪钟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徒有虚名的世纪钟呀，你的钟声无论多么响亮，即使你把人的耳朵震聋了，还是比北京时间晚了五分钟。

三点零五分，世纪钟的钟声余音袅袅。

金发女孩来到了车站旅社的大堂，我们大家都看见了她。

很少有这么年轻美丽的女孩子投宿车站旅社，我们大家都看着她。谁也别掩盖自己的不良意识，大多数人的目光是轻佻而暧昧的，否则为什么要你看我我看你，然后大家一齐嘻嘻地笑？

金发女孩怕淋雨，她的头上顶着一只塑料袋，塑料袋四个角打了结，大体上算一只独创的可爱的雨帽。一路风尘被雨水冲干净了，金发女孩就像广告中说的，清新爽洁，不紧绷。她穿得比较裸露，但保持了分寸，牛仔短裤似乎是剪过的，仔细看就知道那么一丝一丝的裤管其实是服饰艺术，你别笑，你不懂的。

女孩子的紫色的棉质上衣被雨打湿了，露出了里面两根黑色的带子，别笑，这能代表什么呢？不能怪女孩穿衣不当，也不能怪衣料太薄，是雨下得不好，让来自干爽地区的女孩子猝不及防。

幸好人算不如天算，金发女孩的上衣选得巧妙，它的正前方是一只可爱的彩色的机器猫，机器猫聪明地遮挡了女孩最重要的隐私，你们在大堂里闲荡的烂仔怎么努力看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。

除非是时装模特，才能忍受你们这种目光。金发女孩虽然体态苗条，可是很明显她不是，即使是也不到车站旅社来走

台嘛，所以女孩有点慌乱。

她把行李箱推到柜台前面，行李箱冒冒失失地在柜台上撞了一下，女孩便把它拉回来，行李箱却压住她的脚，还是犟头犟脑地不肯听话。大家都向这边看，女孩好不容易让行李箱站到了一边，大堂里的人注意到她踢了行李箱一脚，估计是对它作出必要的惩罚。然后金发女孩把塑料袋从头上摘下来了。

什么鬼天气？金发女孩说，出着太阳，下这么大的雨。

她侧着肩，轻盈地甩了甩头发，于是大家便看清了女孩黄金一般的新鲜而灿烂的头发，像黄金般地灿烂，像黄金般地高贵，有的地方很短，有的地方很长，有的地方含蓄地弯曲着，肯定是一种什么新发型，什么发型？你们这些烂仔怎么弄得清楚？

去问问冷燕吧。

那天下午冷燕当班，冷燕接待金发女孩就像接待一个黑头发或者花白头发的顾客一样，对女孩的头发忽略不计。

冷燕的弟弟就是开发廊的，什么颜色的头发都不会让冷燕好奇。

冷燕只是瞟了一眼女孩的头发，什么也没说。按照新颁旅店业从业人员的规则，冷燕说，你好。

她没有等到金发女孩礼貌的回应。

女孩子突然蹲下去手忙脚乱地打开行李箱，不知什么东西在箱子里面索索地响。

你们这里，总这么下雨？出着太阳还下雨？女孩蹲在地

上忙着，随口批评起我们这儿的气候来，什么鬼气候？什么旅游热点？骗人的。

现在是雨季，到我们这里来旅游，得备一把伞。冷燕说，听你口音是北方人，是东北人？

我北京人。女孩站起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个小巧的用玻璃丝线编的钱包，她翘着手指察看墙上的客房价目表，一行行地指下来，指到最后一行，说，那间，最便宜的。然后多余地补充一句，反正我临时住一晚的，豪华也浪费。

金发女孩要了最便宜的客房，冷燕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谁阔谁穷谁是小康冷燕几乎一眼就能从你脸上辨认出来，出乎冷燕预料的是金发女孩不愿意出示她的身份证明，很明显她不知道怎么办入住手续。

这让冷燕有点哭笑不得，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漂亮而时髦的金发女孩从来没有住过旅馆。

我不想让你看我的身份证。金发女孩说。

不出示身份证我怎么给你登记呢？冷燕说。

我告诉你我的名字，金发女孩说，我告诉你我的家庭住址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不是坏人。

不是坏人也不行。冷燕似笑非笑地扭过脸去，看来你是头一次出门吧，住宿要证件，到哪儿都是这个规定。

什么破规定？把别人都当坏人看。金发女孩低声嘀咕了一句，我们那里的旅店可不像你们这儿死脑筋，不开化，有钱

就能住宿，要不，我把家里的电话号码也给你？

我不要电话号码，只要身份证，冷燕手里的圆珠笔笃笃地敲着桌面，语气明显地有点生硬了，这儿是国营旅社，不是大车店，然后她忽然眼睛一亮，说，你没满十八岁？没有身份证？没满十八岁，不能单独住宿。

金发女孩绝望地看着冷燕，僵持了一会儿她似乎相信冷燕不是在故意为难她。

麻烦，她嘀咕了一声，讨厌死了。然后那个湿漉漉的身体蹲下去，又气呼呼地站起来，给你，女孩对着大堂的天花板翻了个白眼，她说，你们这地方的人，喜欢欺负外地人吧？

冷燕接过身份证后满脸狐疑，她把它转过来倒过去地看，嘴里发出一迭声的疑问，咦，咦，这是你吗？

怎么不是我？不是我难道是鬼？金发女孩愠怒地瞪着冷燕，你不就是要看这个丑样子吗，看个够去。

她扭过头去，恨恨地望着窗外的雨景，一只穿着新潮凉鞋的脚踢着服务台，踢了几脚，突然停下来，说，我没骗你，我是从北京过来的。我在北京呆了快三年了，怎么不是北京人。

冷燕没有计较女孩的态度，她从来没有在车站旅社接待过这样的客人。也许冷燕克制着好奇心，当她看到女孩的名字、照片和家庭地址时，女孩的不合理的言行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冷燕忽然掩嘴而笑。

她现在懂了，女孩为什么不肯出示她的身份证，身份证暴

露了女孩不愿意暴露的一切，照片上的女孩几乎可以说是个难看的女孩子，眼睛很小，单眼皮，鼻子有点塌。

冷燕的职业许可她仔细地对照人与照片的关系，冷燕眼睛厉害，很快她意识到金发女孩是做过整容术的，怪不得她的鼻梁挺拔得有点失控，怪不得她的大眼睛双眼皮看上去稍显生硬，尽管金发女孩在冷燕的直视下扭过头去，她的身体也不耐烦地扭来扭去，明确地表达她对冷燕的反感，可是冷燕是不在乎你是否反感的，大家知道验证客人的身份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权利。

冷燕一丝不苟地抄录了女孩的名字，马凤珍，一个土里土气的与时尚无关的名字，名字是父母取的，怪不到她的头上，可是这女孩怎么张嘴就撒谎呢，这身份证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家庭住址是辽宁瓦房店，瓦房店与北京有什么关系？啊？她偏要说自己是北京人！

金发女孩拖着行李箱向楼梯上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冷燕一眼。

冷燕感觉得出那女孩眼神中的一丝懊恼。

冷燕向她保持着职业性的空洞的微笑，她说，钥匙在楼层服务员那里。

等到金发女孩消失在楼梯拐角处，她弯着腰咯咯笑了起来，大堂里的人曲解了冷燕，他们也笑，挤眉弄眼地问她，你笑什么？那女孩是——冷燕却没有那个意思，冷燕向楼梯上使了个眼色，说，滑稽，那女孩，整过容的，满嘴谎话，笑死我了，笑死我了，没见过这种女孩，从头到脚都是假的。

2 公共盥洗间里为什么有两条蛇

车站旅社春天时整修过一次。

门厅铺了大理石，黑的红的大理石交错着，人走在上面仿佛国际象棋走在大棋盘上。接待处的墙上一口气挂了四只石英钟，分别表示了北京时间、纽约时间、东京时间和开罗时间，这个开罗时间是否有必要，容我们以后商榷。

曾经使用了三十年的服务台不见了，现在的服务台气派极了，白橡木的柜壁上镶嵌着花梨木的菱形图案，中央是一个车头，代表本旅社所有权归铁路系统。

服务台上过蜡，很亮，客人走进来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鞋和裤腿，皮鞋亮不亮，裤线直不直，一望便知。

水晶吊灯垂在大堂中央，大多数灯头辉煌地亮着，极个别的灯头与灯泡接触不良，旧灯新灯装上去都不亮，这给花瓣状的光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。而红地毯的铺法充分反映了管理层让旅社旧貌换新颜的决心，红地毯的羊毛含量高达百分之三十，这么好的红地毯从底层沿着楼梯一直向上铺，铺到五楼，一点也不节约。

楼梯各拐弯处都置放了新颖的铝合金的垃圾箱，这种圆柱形的垃圾箱是多功能的，上端可以供客人吐痰，扔烟头，光

是上端的用途就足以让垃圾箱受到车站旅社的亲睐了,用冷燕的话说,投宿车站旅社的客人喉咙里都是不干不净的,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他们喜欢咳痰,走路咳,睡着咳,一边结账一边还咳着,他们的痰就是比别人多,很讨厌。

现在金发女孩走过了一个垃圾箱,她站在那里,从小背囊里挖出一样什么东西,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,是一只吃了一大半的馒头,馒头或许还没有变质,只是有点发硬了,女孩向楼梯上下张望了一眼,把半个馒头又咬去了一半,剩下的一点丢进了垃圾箱,虽然丢掉了最后那点馒头,但我们看得出来,金发女孩是个很节约的女孩。

走廊的墙壁上刷过白色的乳胶漆,春天时墙壁是雪白的,可现在油漆的气味还没有彻底散尽,白墙上就出现了黑色、黄色、褐色甚至是红色的各种污迹,二楼公共盥洗间门口竟然还有一个波浪形的鞋印子,也不知道谁干的好事,损人不利己。

墙的问题让旅社方面很头痛,开始维修工经常提着一桶油漆这儿刷一下,那儿补一下,后来油漆都用完了,没人去买,客人再玷污墙,墙只好那么脏着,好比一张年轻的脸拖了一点鼻涕,宽容地说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,除了几个挑剔的女客,大多数客人只要求被褥上没有污迹,从不去注意墙清洁。

金发女孩注定是与众不同的,她东张西望,什么都看,旅社的优点缺点便都看见了。

她的房间是在三楼，可金发女孩在二楼楼梯口停下来了，她看见楼梯口的墙上有一只大蚊子，蚊子没咬她，没怎么她，她却莫名其妙地放下行李，脱下一只凉鞋，在那里一跳一蹦地打蚊子，她下手很准，打死了蚊子，墙上出现了一小摊新鲜的血痕。

打死你。女孩一边穿鞋一边得意地看着蚊子留下的血痕，忽然又不满地嘀咕起来，什么破旅社？养这么多蚊子，还收那么贵的房费。

车站旅社的格局还是旧的。

旧旅社的走廊一律很长，这一端向阳，光线明亮，那一端却沉在幽暗里，堆着一些黑乎乎的东西。从这一端到那一端，很像电影院里从光明到黑暗又从黑暗中发现光明的过程，其原因在于走廊尽头面向铁道的那扇窗户。

如果是火车进站的时间，你会发现走廊尽头突然亮了，那是蒸汽机车头射出的强烈的灯光，灯光照亮了四条铁轨以及路坡上的灌木，然后光线暗淡下来，火车隆隆地行驶过来，由于进站减速的原因，火车头和每一节车厢进入窗口时显得很不情愿，慢吞吞被迫的样子，但不管是人还是火车，看他们被逼无奈的样子都是很有趣的。

经过这条走廊的客人大多行色匆匆，他们不会注意到走廊尽头的窗子具有特殊的银幕的功能，尽管这块银幕上放映的镜头单调了一些。

金发女孩走到三楼走廊的时候大约是三点四十分，一切都还正常。正好是一列火车进站的时间，金发女孩发现了走廊尽头的那块银幕，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稚气的惊喜的表情，她用手搭在前额上，看火车一明一暗地通过窗口，伴随着铁轨和旅社门窗朗朗的震动，女孩嘴里发出了一些大惊小怪的声音，哎哟，哎哟，我的妈呀。

三点四十分左右外面的雨停下来了，火车站四周围的市声好像被扩音器放大，突然嘈杂起来。

一切都还正常，车站旅社的走廊由于隔音条件不好，人在走廊上什么都能听见，外面的市声能听见，附近客房里抽水马桶的抽水声、电视机的声音听得更加清晰，有一个房间里一群男人大概是在打扑克，打得互相骂起来了，一个男人说，我×你妈。

另一个男人说，我×你妈。

第三个男人在打圆场，他说，打牌玩玩嘛，×什么×呀？金发女孩一路走一路捂着嘴笑，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。

她的房间就在走廊的尽头，女孩看见那块类似银幕的窗户其实是一扇普通的窗户，火车开过去以后窗户里的风景是静止的，月台的一角，铁轨的一截，信号灯闪着绿光，远处有一幢灰蒙蒙的没有竣工的水泥楼。

窗户下面那堆东西现在也看清楚了，是一张漆了黑漆的方桌，方桌上伏着一个人的脑袋，是女人，烫过的头发乱蓬蓬